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八

列傳

宋四十二

韓琦 忠彦　富弼 紹庭　文彦博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

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内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内臣監涖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為病琦奏罷之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内降抑僥倖凡事有不便未甞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

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為相謂之曰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曾聞望方崇罕所奬與琦聞其語益自信擢知制誥益利歲饑為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為緩調蠲給之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既命為陜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為所執時宰入他誣收繫平子弟琦辨直其寃進樞密直

學士副夏竦為經略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與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

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茍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没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知秦州會陜西分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畧招討安撫使慶歷二年與三帥皆换觀察使范仲淹龎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為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

韓范初京師所遣戍兵不習勞苦賊輕之目為東兵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横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名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為援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帝悉嘉納遂宣

撫陜西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盡修鄜延城障須敵悉歸所侵地乃許和及還陳西北四策謂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悦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勛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為己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為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

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譟城下琦聞之以為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其孤嫠既稟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為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又振活饑民數百萬拜武康軍節度使河東經略安撫

使知并州契丹冒占天地廟地琦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既又侵耕陽武砦地琦鑿塹立石以限之潘美鎮河東患冦鈔令民悉内徙而空塞下不耕于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壞琦以為此皆良田令棄不耕適足以資敵遂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拜樞密使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

國公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間奏請立皇嗣一日懷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

曰宮中嘗養二子大者可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
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
起知宗正琦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書
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
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
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
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明
年英宗嗣位琦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英宗暴得疾

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疾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

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具素服出禱雨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城琦議停歲賜絶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彦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帝寢疾琦入問起居因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草制立潁王神宗即位拜司空兼侍中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

文德殿押班為跋扈琦請去帝為黜陶琦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擢其子忠彦祕閣校理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俶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陜西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之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种諤受降襲取綏州誠不免輕舉楊定初時奉使西夏下拜稱臣尤有當誅之罪然綏城既復尺寸皆國家壤地

豈宜輕議棄捐而賊人戕殺王官又豈可以其禍由自取不加征討韓琦所言自是正理且時勢既異更不必前後相符樞密必執初議以相詰亦不達事體之甚矣

熙寧元年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懐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

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刋石頒天下琦請辨愈切不克從于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臣覩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説造為釁瑞今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疏上會安

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换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帝自為碑文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於相以䕶邱墓故事三省長官惟尚書令為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單贈後又詔雖當追策不復更加師保葢貴之也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

其為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之琦曰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彦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其見重敵國也如此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奬拔人材為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

得人為多選飭羣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為可用琦獨不然及守相陛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為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鬬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論琦定策勲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

純彦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彦為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彦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

按韓琦宋史與曽公亮陳升之吳充王珪同傳今移置此考琦與富弼文彦博先後同時為相皆功在社稷三人者堪㫬足而立也且琦弼人謂之富韓而彦博與弼並命士大夫相慶於朝在當時已有定論矣史論引歐陽修謂琦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又云熙豐而降弼彦博相繼衰老憸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是三人大有裨于宋室以之同傳斯無媿歟謹識

忠彦字師朴少以父任為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彦以祕書丞名試館職除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開

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判官出通判永寧軍召還為戶部
判官琦卒服除為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
廷以夏人因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
數十夏人求救於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
辰忠彥以給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
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為遼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
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懽則善矣忠
彥曰問罪西夏于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

惇為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彦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彦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為戶部

尚書擢尚書左丞弟嘉彥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
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垂簾時事忠
彥言昔仁宗始政當時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
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以觀
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
非是願以所取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為言
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名
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

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帝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叙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為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為忠彥罪再降大中大夫懷州居住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復大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

卒年七十二子治徽宗時為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命其子肖曾代之别有傳

富弼字彦國河南人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聽復判絳州遷直集賢院趙元昊反弼疏陳八事乞斬其使者名為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晏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

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冠鄜延破金明鈐轄盧守懃不救内侍黄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斌為陜西都部署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為鈐轄弼言用守斌既為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守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又言邊事係國安危

不當專委樞密請令宰相並領樞密院時西夏首領二人來降但補借奉職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于是從弼言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歷二年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偽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吕夷簡不悦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

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弼為接伴使能令特末瞿然起敬且盡得其隱情小試之而已效報聘之選誠無出其右者夷簡之薦為得人于國事自有裨益史稱夷簡不悅弼因薦之而歐陽修為之乞留是徒以弼之夷險為要而置使命之得人與否於不論豈真忠于國家之見哉

不報弼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先以為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托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不拜何也英瞿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

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不拜遂為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為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

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治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

北朝之利哉旣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

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弼歸復命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即馳還都易書而行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弼使命北朝乃邊圉重計所係設書詞與口傳異其為害于使臣者尚小而貽誤於國事者實大幸而弼中途啓

視得以不預和議否則僨事矣政府承誤制書豈或有訛舛即過出無心尚且不可況意存傾陷挾私嫌以敗公事乎獨怪仁宗遣使外邦國書既全不寓目及弼馳還入奏又任晏殊護詞掩飾不加究詰當時政治尚可問耶

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按東都事畧作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至于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弗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當時

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獻納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弗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歲增幣二十萬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貢獻義同納亦貢獻之謂富弼爭執再三稍有大夫氣而其時宰相畏懦務為苟安仁宗又急圖了事遂至名實兩虧積弱之勢既成益見懨懨不振誠可笑耳

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三年

拜樞密副使辭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

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于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于河東為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為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成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

為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

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襃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外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弼告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

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即自劾顓擅之罪帝益嘉之復以
為禮部侍郎又辭不受遷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
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加户部侍
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彦博並
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于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
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
哉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彦博入問疾因托
禳禬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宫内肅然語在彦

博傳嘉祐三年加禮部侍郎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為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議無容心于其間六年以母憂去職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不拜命英宗即位名為樞密使檢校太師行禮部尚書治平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按宋史宰輔表及宰輔編年錄蘇軾撰弼神道碑俱作判河陽本傳作揚州今據改封祁國公神宗即位改鎮武寧進封鄭國公弼屢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

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復判河陽熙寧元年徙判汝州按本傳云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未若東都事畧所載詳備與宋史宰輔表合神道碑敘次與事畧同今據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

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名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弗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

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手詔褒答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

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彦博神宗默然
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
財聚于上人散于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格詔旨
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鞫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
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
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言新法臣
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

空復武寧軍節度使及平章事（按東都事略及神道碑拜司空下有復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蓋弼以左僕射判汝州時已奪使相故王安石有弼兼共鯀之罪止奪使相何以沮姦云云至此乃復故職宋史本傳不載今據改）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

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文彦博議立儲嗣會翼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彦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為司徒六年卒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聽受失宜寖成禍患輔臣多士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死不忍上負聖明輒傾肝膽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天地至仁願歸其侵地休

兵息民使關陜之間稍遂生理兼陜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倅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于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帝覽奏震悼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曰文忠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嫉惡出于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按明南監本宋史作其勢必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

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終身皆出于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廷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中章惇執政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

紹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弼卒兩女與壻及甥皆同居紹庭待之與父時不殊一家之事毫髮不敢變族里稱焉歷宗正丞通判絳州建中靖國初除提舉河北

西路常平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為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員外郎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别有傳

文彦博字寛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少與張昪高若訥從潁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中覆彦博言此可施之平居

無事時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按明南監板宋史作兵法不肅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黄德和之誣劉平降敵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彦博置獄河中鞫治得實德和誅翻獄至遣他御史來彦博拒不納曰㮣具矣或弗成彦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為河東轉運副使麟州餉道回遠宋史本傳作鄜州考東都事畧麟府二州並在河外彦博父洎以麟州餉道回遠乃按唐張說嘗出合河關掩擊党項于銀城北因欲復河外故道彦博遂繼成之據此則鄜字為麟字之誤今改銀城河外有

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為轉運使曰將復之未及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運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為宣撫使旬日城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張環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為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

然謂必聚為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彥博亦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

按長編載皇祐三年冬十月庚子禮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或言張堯封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妻父有舊然妻何能使之特以陛下故耳上悅自是意屬彥博及為參知政事明鎬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

妃密令人語彦博翼日彦博入對乞身往破賊帝大喜彦博至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彦博因鐺以成功具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彦博雖坐遠貶彦博亦出其事之有無卒莫辨云又載或曰燈籠錦乃彦博夫人所遺彦博不知也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為慶語見弼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彦博呼内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彦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

沆富弼諶啓醮大慶殿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文彦博等此為直以三尺童視仁宗矣仁宗暴感風眩非不起之症彦博何不學樊噲排闥請見諸事請旨而行乃公然赦死罪豈非專擅至啟醮殿庭益屬不經而史方謂京師業業賴彦博以安誠阿其所好不識大體之言且京師之業業未必非彦博等之張大其事有以啓之因而仁宗愈後亦置之不問可謂柔懦不飭君綱者矣

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彦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宫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沆欲捕治彦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彦博曰然則卒有怨誣

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先是
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横壠
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内侍武繼隆令司
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于殿庭抗言不當穿河于北方
致上體不安彦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
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
以其狀白執政彦博視而懐之不以視同列徐召二人
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

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于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

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名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為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

宫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既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于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即名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為樞密使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旁支入大統本無德怨可言若必沾沾挾援立私恩曲行酬報自處已爲不廣英宗以富弼書有建儲之語亟予還官又以文彥博向在推立深加眷念而蔡襄則以疑似小嫌一麾出守豈示天下爲公之量耶則向之稱疾固辭實非本意矣

劍南西川節度使夏人犯大順城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按東都事略同信戰敗被誅者都巡檢劉甫監押种詠秦人寃之慶州兵亂彥博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静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

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叢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彦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黄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彦博言河非杷可

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予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傅會其説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弗問尋加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于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實繫人謀卿深厚

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彦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為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甞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為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耳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彦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彦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

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太保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動中外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與使入覲望見彥博于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

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其為所敬如此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絶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為

洛城無窮之利彥博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與邢恕相善元祐初為吏部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同州彥博平章軍國及甫由右司員外郎引嫌改衛尉光禄少卿彥博再致仕及甫知河陽召為太僕卿權工部侍郎罷為集賢殿修撰提舉明道宫紹聖中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謗逮詣詔獄及甫有憾于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職未幾復之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九至四十二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九

列傳

宋 四十三

范仲淹 純祐 純禮 純粹　范純仁 正平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父墉從錢俶歸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宋史本傳不載仲淹父從錢俶歸朝今據東都事畧增）仲淹二歲而

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説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按東都事畧載仲淹終母喪乃歸宗易今名歴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為祕閣校理

每感激論天下事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内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不可為後世法

按東都事畧載章獻明肅皇后欲以元日御會慶殿大常具儀請天子率百官獻壽仲淹上疏言王者父天母地若奉親於内則有家人禮今稱觴殿下是以天子北面行人臣事抑損威不可為後世法

且上疏請太后還政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同御大安受朝揆之於禮誠不合仲淹論之是也疏請還政尤能持大義而攄忠直可謂不負所學至以率百官上壽會寧為虧君體損主威所言殊為矯枉過正天子合天下以隆尊養躬率羣臣東朝拜舞正所以備

儀教孝為世法程又何同列北面之燋乎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宫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

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宫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乏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捄敝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

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吕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序遷公私言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宫室帝問夷簡夷簡

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迺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愬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

且嘗薦巳顧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為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延州諸砦

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

羅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飢勢易制也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塞外冬寒草枯賊牧放無資易於制伏且逆料中國之不能冒冰雪以深入守禦必弛若乘時以攻其無備奚止事半功倍至春深則草長馬肥敵得逞其長技此主客強弱一定之勢仲淹未能深悉邊情習見漢人之不耐飢寒遂不免為迂闊之論或者為庸懦將卒浮言所惑不暇致詳非善於籌邊者也

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

兵營田為持久計則茶山横山之民必挈族来歸矣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喻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来使焚之不以聞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會分陜西為四路乃遷左司郎中為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

鄉道事尋霦仲淹以其反復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改邠州觀察使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敗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敏珠爾密藏勁兵數

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為堡障以斷賊路則二賊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州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始定州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

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彦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懐徳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當此路願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横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請詔罷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

彦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四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龎籍分領之按宋史仁宗本紀及長編載慶歷元年罷夏竦陝西統帥分陝西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命仲淹與韓琦等各帥一路至二年復置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以仲淹與韓琦龎籍分領恭復為陝西四路統帥也本傳云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脫四字今增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彦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

正儒黙不任事諌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諌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邉命為陜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不得誅按皆不得誅應作皆得不誅帝方鋭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獘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

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帝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為不可而止仲淹在政府欲放周官以六御事分委輔相而自領兵刑之任亦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吕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陜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

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為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為河東陜西宣撫使賜黄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被寇掠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户蠲

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迺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安撫使按宋史宰輔表作安撫使考宋史職官志緣邊諸路有安撫使無宣撫之名本傳作宣撫使今改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帝親書其碑曰襃賢之碑按樓鑰撰仲淹年譜載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楚國公靖康初追封

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魏國公宋史本傳不載附識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純祐字天成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爲文章籍籍有稱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立學規良

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仲淹連官關陝皆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鈎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仲淹以讒罷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為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解去從仲淹之鄧得疾卧許昌凡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純禮字彝叟以蔭為祕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為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静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除户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入為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以光禄卿召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張來按東都事畧明南監本宋史俱作張耒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純禮批敕曰臣僚

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叅先視事者未能供職豈不能見君壞禮亂法所不當爲聞者皆悚動徙刑部侍郎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知亳州提舉明道宫元符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寛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由是一切以寛處之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並自内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升純禮徐

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己者爾帝曰然乃寢布議曾布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勿以為慮純禮曰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謾邪因從容諫曰嚮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葢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懐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藉口以元豐為

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寘諸要途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帝出示其疏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

徇利之情乞褒還公望以勸来者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罷為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宫崇寧中啟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静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宫卒年六十七紹興中贈資政殿學士謚曰恭獻子正已

純粹字德孺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同

列有爭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為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純粹奏關陝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帝納之進為副使吳居厚為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帝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純粹曰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為右司郎中哲宗即位居厚敗命純粹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純粹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為

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如河東之葭蘆吳堡鄜延之米脂義合浮圖環慶之安疆深在夏境於漢界地利形勢畧無所益而蘭會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棄所言皆畧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視其不拔者幸爾今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

應援羣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隣路被冠非我職也珍即日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横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為户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熈州章惇蔡卞經畧西夏疑純粹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謫均州居住徽宗即位起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直

學士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又責常州别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宫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沈毅有幹畧才應時須論事剴切紹興中追復原官贈中奏大夫

范純仁字堯夫八歲能講所授書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曰豈可重於禄食而輕去父母耶仲淹没始

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純祐有心疾藥膳居服
躬親時節賈昌朝守北都請叅幕府宋庠薦試館職皆
為兄疾辭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
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賴之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
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
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
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
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

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俟食闕時吾為糶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議欲尊崇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於是還所授告敕家

居待罪既而内出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巳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陜西轉運副使召還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仁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

言而敢怒是也帝嘉納之曰御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
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
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遠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
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
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
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
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
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

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强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儔學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為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

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所上章疏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盡録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摭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傷傳言者屬官喜謂純仁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純仁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折言者之非後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

闕入對神宗曰御父在慶著威名御必精兵法熟邊事純仁對曰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别謀帥臣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讙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環州种古執熟羌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寃純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讕訟詔御史治于寧州純仁就逮民萬數

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於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凶悍人輕為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强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督償釋之復紊官司待其疾斃於獄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邪盡使自新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

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為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閲保甲妨農論救甚力哲宗即位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為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

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縑事皆施行邊俘果莊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果莊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

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官及王覿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彦博呂公著辨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彦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録歐陽修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葢亭詩以為謗宣仁后上之諫官欲寘於典憲執政右其説唯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彦博欲貶於嶺嶠

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寛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故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又上疏極言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司諫

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
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加大學士知大原
府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純仁自引咎求貶秩有詔
貶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
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
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
位蔽賢望陛下加察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
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

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御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純仁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

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
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
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
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
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
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純仁從容言轍非謗右丞
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
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

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哲宗既召章惇為相純仁堅請出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入辭哲宗曰卿不肯為朕留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

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疏稱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願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

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既至永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

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覲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詔之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之意純仁乞歸許養疾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埸

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按范純仁集所載本傳云建炎四年配享哲宗廟庭贈太師追封楚國公宋史本傳不載附識）純仁性夷易寛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

未嘗須臾離此也子正平正思
正平字子夷學行甚高父純仁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
孫正平推與幼弟紹聖中為開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
慈雲寺户部尚書蔡京以向氏后戚欲自結奏拓四隣
田廬民有訴者正平按視以為所拓皆民業不可奪京
坐罰金用是蓄恨正平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遺表
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
虚佇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摭楚甚

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内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内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潁昌府印寄軍資庫自潁昌取至亦實獄遂觧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潁昌唐君益為守表其所居為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

則可若於通途廣陌中為往來之觀以聳俗動庸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預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正平以壽終紹興中贈朝奉大夫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九